易童子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

童子問曰：「『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貞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眾辭淆亂，質諸聖。《彖》者，聖人之言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《乾》無四德，而《文言》非聖人書乎？」曰：「是魯穆姜之言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象》曰『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其傳久矣，而世無疑焉，吾獨疑之也。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，故曰『天行健，乾』，而嫌其執於象也，則又以人事言之，故曰『君子以自強不息』。六十四卦皆然也。《易》之闕文多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乾》曰『用九』，《坤》曰『用六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釋所以不用七八也。《乾》爻七九則變，《坤》爻八六則變。《易》用變以為占，故以名其爻也。陽過乎亢則災，數至九而必變，故曰『見群龍無首，吉』。物極則反，數窮則變，天道之常也，故曰『天德不可為首也』。陰柔之動，多入於邪，聖人因其變以戒之，故曰『利永貞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屯》之《彖》、《象》與卦之義反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童子曰：「《屯》之卦辭曰『勿用有攸往』，《彖》曰『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』，動而大亨，其不往乎？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經綸』，不往而能經綸乎？」曰：「居《屯》之世者，勿用有攸往，眾人也，治《屯》之時者，動乎險而經綸之，大人君子也，故曰『利建侯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象》曰『山下出泉，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蒙者，未知所適之時也，處乎蒙者，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。《蒙》有時而發也，患乎不果於自修，以養其德而待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彖》曰『雲上於天，需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需，須也。事有期而時將至也。雲已在天，澤將施也。君子之時將及矣，少待之焉。飲食以養其體，宴安和樂以養其誌，有待之道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師，貞丈人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師正於丈人也。其《彖》曰『能以眾正，可以王矣』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『可以王矣』，孰能當之？」曰：「湯、武是已。彼二王者，以臣伐主，其為毒也甚矣。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，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，故其《彖》又曰『行險而順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從之』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湯、武之師正乎？」曰：「凡師必正於丈人者，文王之誌也。以此毒天下而王者，湯、武也。湯、武以應天順人為心，故孟子曰『有湯、武之心則可也』。」童子曰：「『吉，無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為《易》之說者，謂無咎者本有咎也，又曰善補過也。嗚呼！舉師之成功，莫大於王也，然不免毒天下，而僅得補過、無咎，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，而湯、武不足貴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地上有水，比。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王氏之傳曰『萬國以比建，諸侯以比親』，得之矣。蓋王者之於天下，不可以獨比也，故建為萬國，君以諸侯，使其民各比其君，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，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同人》之《彖》曰『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誌』，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類族辨物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通天下之誌者，同人也；類族辨物者，同物也。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，必使夫各得其同也。人睽其類而同其欲，則誌通；物安其族而同其生，則各從其類。故君子於人則通其誌，於物則類其族，使各得其同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急於人事者也，天人之際罕言焉，惟《謙》之《彖》略具其說矣。聖人，人也，知人而已。天地鬼神不可知，故推其跡；人可知者，故直言其情。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跡，無以異也。然則修吾人事而已，人事修，則與天地鬼神合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雷出地奮，豫。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。聖人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。其樂也，薦之上帝祖考而已，其身不與焉。眾人之豫，豫其身耳。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，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，以

天下之樂為己樂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觀》之《象》曰『先王以省方，觀民設教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，各因其方、順其俗而教之。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，此所謂神道設教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順民，先王之所難歟？」曰：「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剝，不利有攸往』。《彖》曰『順而止之，觀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剝》，陰剝陽也，小人道長、君子道消之時也，故曰『不利有攸往』。君子於此時而止，與《屯》之『勿往』異矣。《屯》之世，眾人宜勿往，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。剝者，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。剝盡則復，否極則泰，消必有息，盈必有虛，天道也，是以君子尚之，故順其時而止，亦有時而進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復》其見天地之心乎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天地之心見乎動，《復》也，一陽初動於下矣。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，故曰『天地之心』也。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，其《彖》曰『剛反動而以順行』是矣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《象》曰『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後不省方』，豈非靜乎？」曰：「至日者，陰陽初復之際也，其來甚微。聖人安靜以順其微，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，不亦宜哉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大過》之卦辭曰『利有攸往，亨』，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遁世無悶』者，其往乎？其遯乎？」曰：「《易》非一體之書，而卦不為一人設也。《大過》者，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。當物極則反易為之力之時，是以往而必亨也，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，故居是時也，往者利而亨，遁者獨立而無悶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坎》之卦曰『習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習坎，重險也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坎》因重險之象，以戒人之慎習也。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，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為樂。夫險可習，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。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，誘人於習善而不倦，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』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鹹，取女吉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鹹，感也。其卦以剛下柔，故其《彖》曰『男下女』，是以『取女吉』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男女同類歟？」曰：「男女睽而其誌通，謂各睽其類也。凡柔與柔為類，剛與剛為類。謂感必同類，則以柔應柔，以剛應剛，可以為鹹乎？故必二氣交感，然後為鹹也。夫物類同者自同也，何所感哉？惟

異類而合，然後見其感也。鐵石，無情之物也，而以磁石引針，則雖隔物而應。《彖》曰『觀其所感，而萬物之情可見』者，謂此類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是果異類乎？」曰：「天下之廣，蠻夷戎狄、四海九州之類，不勝其異也。而能一以感之，此王者所以為大，聖人所以為能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恒，利有攸往』，『終則有始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恒之為言久也，所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也。『久於其道者』，知變之謂也。天地升降而不息，故曰『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』。日月往來，與天偕行而不息，故曰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』。四時代謝，循環而不息，故曰『四時變化而久成』。聖人者，尚消息盈虛，而知進退存亡者也，故曰『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遁，亨，小利貞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遁》，陰進而陽遁也。遁者，見之先也。陰進至於否，則不正利矣。《遁》者陰浸而未盛，陽能先見而遁，猶得小利其正焉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蒞眾，用晦而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日，君象也，而下入於地，君道晦而天下暗矣。大哉！萬物各得其隨，則君子向晦而入宴息。天下暗而思明，則君子出而臨眾。商紂之晦，周道之明也，因其晦發其明，故曰『用晦而明』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聖人貴之乎？」曰：「不貴也。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家人，利女貞』，何謂也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？」曰：「是何言歟！《彖》不雲乎：『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也。』」曰：「然則何為獨言利女正？」曰：「家道主於內，故女正乎內，則一家正矣。凡家人之禍，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，此所以戒也。嗚呼！事無不利於正，未有不正而利者。聖人於卦，隨事以為言，故於《坤》則利牝馬之正，於《同人》則利君子正，於《明夷》則利艱正，於《家人》則利女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睽》之《彖》與卦辭之義反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童子曰：「《睽》之卦曰『小事吉』，《彖》曰『睽之時用大矣哉』。」曰：「小事睽則吉，大事睽則兇也。凡睽於此者，必有合於彼。地睽其下而升，天睽其上而降，則上下交而為泰，是謂小睽而大合。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，則否矣。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，故曰『天地睽而其事同，男女睽而其誌通，萬物睽而其事類』，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同而異』。」

卷二

童子問曰：「履險蹈難謂之《蹇》，解難濟險謂之《解》，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，皆曰『利西南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於斯二卦，辭則同而義則異，各於其《彖》言之矣，《蹇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中也』，《解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眾也』者是已。西南，坤也，坤道主順。凡居蹇難者，以順而後免於患。然順過乎柔，則入於邪。必順而不失其正，故曰『往得中也』。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，故曰『往得眾也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損，損下益上』，『益，損上益下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上君而下民也。損民而益君，損矣；損君而益民，益矣。語曰『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』，此之謂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《損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懲忿窒欲』，《益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嗚呼！君子者，天下系焉，其一身之損益，天下之利害也。君子之自損忿欲爾，自益者，遷善而改過爾。然而肆其忿欲者，豈止一身之損哉？天下有被其害者矣。遷善而改過者，豈止一己之益哉？天下有蒙其利者矣。」童子曰：「君子亦有過乎？」曰：「湯、孔子，聖人也，皆有過矣。君子與眾人同者，不免乎有過也。其異乎眾人者，過而能改也。湯、孔子不免有過，則《易》之所謂損、益者，豈止一身之損益哉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夬，不利即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謂其已甚也，去小人者不可盡。蓋君子者，養小人者也。小人之道長，斯害矣，不可以不去也。小人之道已衰，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，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。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，必以君子而養小人。《夬》，剛決柔之卦也。五陽而一陰，決之雖易，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所尚乃窮也』。小人盛則決之，衰則養之，使知君子之為利，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施祿及下』。小人已衰，君子已盛，物極而必反，不可以不懼，故其《象》又曰『居德則忌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困，亨。貞大人吉，無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險以說，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『困，亨』者，困極而後亨，物之常理也，所謂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也。『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』者，在困而亨也，惟君子能之。其曰『險以說』者，處險而不懼也。惟有守於其中，則不懼於其外。惟不懼，則不失其所亨，謂身雖困而誌則亨也，故曰『其惟君子乎』，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致命遂誌』者，是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敢問『正大人吉，無咎』者，古之人孰可以當之？」曰：「文王之羑裏，箕子之明夷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革》之《彖》曰『湯、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逆莫大乎以臣伐君。若君不君，則非君矣。是以至仁而伐桀、紂之惡，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，湯、武誅而去之，故曰『順乎天而應乎人』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正乎？」曰：「正者，常道也。堯傳舜、舜傳禹、禹傳子是已。權者，非常之時，必有非常之變也。湯、武是已。故其《彖》曰『《革》之時大矣哉』雲者，見其難之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湯、武之事，聖人貴之乎？」曰：「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，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。」童子又曰：「順天應人，豈非極稱之乎，何謂薄？」曰：「聖人於《革》稱之者，適當其事爾。若《乾》《坤》者，君臣之正道也，於《乾》《坤》而稱湯、武，可乎？聖人於《坤》，以『履霜』為戒，以『黃裳』為吉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革》去故而《鼎》取新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非聖人之言也，何足問！《革》曰去故，不待言而可知。《鼎》曰取新，《易》無其辭，汝何從而得之？夫以新易舊，故謂之革，若以商革夏，以周革商，故其《象》曰『湯、武革命』者是也。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，分於二卦者，其誰乎？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《鼎》之義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言之矣，『以木巽火，亨飪也。』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震》之辭曰『震驚百里，不喪匕鬯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震者，雷也。驚乎百里，震之大者也。處大震之時，眾皆震驚，而獨能不失其守、不喪其器者，可以任大事矣，故其《彖》曰『震驚百里，驚遠而懼邇也』，『不喪匕鬯，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為祭主』者，謂可任以大事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郭公夏五，聖人所以傳疑。《彖》之闕文奈何？」曰：「聖人疑則傳疑也。若《震》之《彖》，其辭雖闕，其義則在，又何疑焉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艮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艮》者，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。時不可為矣則止，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』。於斯時也，在其位者宜如何？思不出其位而已。然則位之所職，不敢廢也，《詩》雲『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』，此之謂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歸妹，征兇』，《彖》曰『歸妹，天地之大義，人之終始也』，其卦辭兇而《彖》辭吉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合二姓，具六禮，而歸得其正者，此《彖》之所謂歸妹者也。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，卦所謂征兇者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《鹹》之辭曰『取女吉』，其為卦也，艮下而兌上，故其《彖》曰『上柔而下剛』，

『男下女』，是以吉也。《漸》之辭曰『女歸吉』，其為卦也，艮下而巽上，其上柔下剛，以男下女，皆與《鹹》同，故又曰『女歸吉』也。《歸妹》之為卦也不然，兌下而震上，其上剛下柔，以女下男，正與《鹹》、《漸》反，故彼吉則此兇矣，故其《彖》曰『征兇，位不當也』者，謂兌下震上也。」童子曰：「取必男下女乎？」曰：「夫婦所以正人倫，禮義所以養廉恥，故取女之禮，自納采至於親迎，無非男下女，而又有漸也，故《漸》之《彖》曰『漸之進也，女歸吉也』者是已。奈何《歸妹》以女下男而往，其有不兇者乎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兌》之《彖》曰『順乎天而應乎人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『兌，說也』。『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。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』。說莫大於此矣。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，非順天應人則不可。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，而私愛不可以求說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萃，聚也』，其辭曰『王假有廟』，『渙，散也』，其辭又曰『王假有廟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謂《渙》為散者誰歟？《易》無其辭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敢問《渙》之義？」曰：「吾其敢為臆說乎！《渙》之卦辭曰『利涉大川』，其《彖》曰『乘木有功也』，其《象》亦曰『風行水上，渙』。而人之語者，冰釋汗浹皆曰渙。然則渙者，流行通達之謂也，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。嗚呼！王者富有九州四海，萬物之象莫大於《萃》，可以有廟矣；功德流行達於天下，莫大於《渙》，可以有廟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節》之辭曰『苦節，不可貞』者，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？」曰：「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，為其愛於物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』者是也。節者，物之所利也，何不堪之有乎？夫所謂苦節者，節而太過，行於己不可久，雖久而不可施於人，故曰『不可正』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其人？」曰：「異眾以取名，貴難而自刻者，皆苦節也。其人則鮑焦、於陵仲子之徒是矣，二子皆苦者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小過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是三者施於行己，雖有過焉，無害也。若施於治人者，必合乎大中，不可以小過也。蓋仁過乎愛，患之所生也；刑過乎威，亂之所起也。推是可以知之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既濟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思患而豫防之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人情處危則慮深，居安則意怠，而患常生於怠忽也，是以君子既濟，則思患而豫防之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火在水上，未濟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未濟》之《象》，火宜居下而反居上，水宜居上而反居下，二物各失其所居，而不相濟也，故君子慎辨其物宜，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，以相為用，所以濟乎未濟也。」

卷三

童子問曰：「《系辭》非聖人之作乎？」曰：「何獨《系辭》焉，《文言》、《說卦》而下，皆非聖人之作，而眾說淆亂，亦非一人之言也。昔之學《易》者，雜取以資其講說，而說非一家，是以或同或異，或是或非，其擇而不精，至使害經而惑世也。然有附托聖經，其傳已久，莫得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偽。故雖有明智之士，或貪其雜博之辯，溺其富麗之辭，或以為辯疑是正，君子所慎，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。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，邈然遠出諸儒之後，而學無師授之傳，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，以聖人之經尚在，可以質也。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其略？」曰：「《乾》之初九曰『潛龍勿用』，聖人於其《象》曰『陽在下也』，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？而為《文言》者又曰『龍德而隱者也』，又曰『陽在下也』，又曰『陽氣潛藏』，又曰『潛之為言，隱而未見』。《系辭》曰：『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』其言天地之道、乾坤之用、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，可謂詳而備矣，故曰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』者，是其義盡於此矣。俄而又曰：『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』又曰：『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』又曰：『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其德行常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其德行常簡以知阻。』《系辭》曰『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』者，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。其言雖約，其義無不包矣。又曰：『《易》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材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他也，三材之道也。』而《說卦》又曰：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兼三材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疊用柔剛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』《系辭》曰：『聖人設卦觀象，系辭焉而明吉兇。』又曰：『辨吉兇者存乎辭。』又曰：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系辭焉以斷其吉兇，是故謂之爻。』又曰：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系辭焉，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兇，所以斷也。』又曰：『設卦以盡情偽，系辭焉以盡其言。』其說雖多，要其旨歸，止於系辭明吉兇爾，可一言而足也。凡此數說者，其略也。其余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，不可以勝舉也。謂其說出於諸家，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，故擇之不精，則不足怪也。謂其

說出於一人，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。其遂以為聖人之作，則又大繆矣。孔子之文章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已，其言愈簡，其義愈深。吾不知聖人之作，繁衍叢脞之如此也。雖然，辨其非聖之言而已，其於《易》義，尚未有害也。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。《文言》曰『元者善之長也，亨者嘉之會也，利者義之和也，貞者事之乾也』，是謂《乾》之四德。又曰『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』，則又非四德矣。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？則殆非人情也。《系辭》曰：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』所謂圖者，八卦之文也，神馬負之自河而出，以授於伏羲者也。蓋八卦者，非人之所為，是天之所降也。又曰：『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』然則八卦者，是人之所為也，河圖不與焉。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，而《說卦》又曰『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』，則卦又出於蓍矣。八卦之說如是，是果何從而出也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？則殆非人情也。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，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，其欲以垂乎後世，惟恐異說之攻之也，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，使人不信其書乎？故曰非人情也。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，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，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？」

童子曰：「於此五說，亦有所取乎？」曰：「《乾》無四德，而洛不出圖書，吾昔已言之矣。若元亨利貞，則聖人於《彖》言之矣。吾知自堯、舜已來，用卜筮爾，而孔子不道其初也，吾敢妄意之乎？」

童子曰：「是五說皆無取矣，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，其書皆可廢乎？」曰：「不必廢也。古之學經者皆有《大傳》，今《書》、《禮》之傳尚存。此所謂《系辭》者，漢初謂之《易大傳》也，至後漢已為《系辭》矣。語曰：『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也。』《系辭》者謂之《易大傳》，則優於《書》、《禮》之傳遠矣。謂之聖人之作，則僭偽之書也。蓋夫使學者知《大傳》為諸儒之作，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，則三代之末，去聖未遠，老師名家之世學，長者先生之余論，雜於其間者在焉，未必無益於學也。使以為聖人之作，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，則害經惑世者多矣。此不可以不辨也，吾豈好辨者哉！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四德？」曰：「此魯穆姜之所道也。初，穆姜之筮也，遇艮之隨，而為『《隨》，元亨利貞』說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。後十有五年，而孔子始生，又數十年而始贊《易》。然則四德非《乾》之德，《文言》不為孔子之言矣。」

童子曰：「或謂左氏之傳《春秋》也，竊取孔子《文言》以上附穆姜之說，是左氏之過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彼左氏者胡為而傳《春秋》，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，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，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。蓋方左氏傳《春秋》時，世猶未以《文言》為孔子作也，所以用之不疑。然則謂《文言》為孔子作者，出於近世乎？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八卦之說？或謂伏羲已授河圖，又俯仰於天地，觀取於人物，然後畫為八卦爾。二說雖異，會其義則一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，以苟通其說，而遂其一家之學爾。其失由於妄以《系辭》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，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。河圖之出也，八卦之文已具乎，則伏羲授之而已，復何所為也？八卦之文不具，必須人力為之，則不足為河圖也。其曰觀天地、觀鳥獸、取於身、取於物，然後始作八卦，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。考其文義，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，而後八卦得以成文，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？若曰已授河圖，又須有為而立卦，則觀於天地鳥獸、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，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，不曰取法於河圖，此豈近於人情乎？考今《系辭》，二說離絕，各自為言，義不相通，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，而惑學者，其為患豈小哉！古之言偽而辨、順非而澤者，殺無赦。嗚呼！為斯說者，王制之所宜誅也。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生蓍立卦之說？或謂聖人已畫卦，必用蓍以筮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考其文義可知矣。其曰『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』者，謂始作《易》時也。又曰『幽贊於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發揮於剛柔而生爻』者，謂前此未有蓍，聖人之將作《易》也，感於神明而蓍為之生，聖人得之，遂以倚數而立卦。是言昔之作《易》立卦之始如此爾。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，用此說也。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，其義不安，則曲為之說。曰用生蓍之意者，將以救其失也。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，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，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。然而考其文義，豈然哉？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，則大衍之說是已。大抵學《易》者莫不欲尊其書，故務為奇說以神之。至其自相乖戾，則曲為牽合而不能通也。

童子曰：「敢請益。」曰：「夫諭未達者，未能及於至理也，必指事據跡以為言。余之所以知《系辭》而下非聖人之作者，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。蓋略舉其易知者爾，其余不可以悉數也。其曰『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』，又曰『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』雲者，質於夫子平生之語，可以知之矣。其曰『知者觀乎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』，又曰『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』雲者，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。

其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之策『三百有六十，當期之日』，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，而《乾》、《坤》無定策，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。至於『何謂』、『子曰』者，講師之言也。《說卦》、《雜卦》者，筮人之占書也。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。然猶皆跡也，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，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，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。」

童子曰：「既聞命矣，敢不勉！」